

喋喋人世间

DIEDIERENSHIJIAN



毛志成 / 著

WUWEIZIYIWENCONGHUA

五味子艺文丛话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五味子艺文丛话

喋喋人世间

毛志成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喋喋人世间/毛志成著. -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1999.12

(五味子艺文丛话)

ISBN 7-5008-2321-5

I. 喋… II. 毛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6849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(北京鼓楼外大街)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区鑫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版 次: 2000 年 1 月第 1 版
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10.5

印 数: 1~3000 册

定 价: 15.80 元

自序

我大半辈子，大大小小、厚厚薄薄的书写了十几本，浪费了国家那么多纸和读者那么多时间，我只能说罪过罪过，深感惭愧。

其实，我早就认为我们眼下的世界上，文字制品已经大大过剩，大大有超重感，使得本来应该很简明的学问、很生动的人生被文人弄得很糊涂，很枯燥。活生生的世界，只需使人活得很明白、很实在、很有快感就足够了，何苦要用那样沉重而近于喘息的思想、迂回而近于杂乱的情感去折磨人？真个是天下本太平，庸人自扰之。或曰：世上本清澈，文人自搅浑。

如此说来，我理应不再写些什么，彻底罢笔才是正经。但天下偏偏不太平，世上偏偏有铺天盖地的文人整日里喜欢制造些多余而无用的“文字品”，喜欢推销些浊化而伪化的“文化品”。于是，就需要有人去做另外一件近于相反的事，这就是：将真理予以清澈化，将学问予以简明化，将生活予以梳理化，将人性予以过滤化。干这样的事，借用的工具又只能是文字，使用的手段也只能是写文

章。如此这般，我写出的东西又不知不觉地多了起来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对我的文章始终不睬或常作鄙夷态的人虽然不乏，但有兴趣读我东西的也颇有人在。不管是褒是贬，反正我听到过这样的话：“这家伙写的东西，妈的就是有一种与别人不同的‘个色’味儿！”

这就够了，足够了，被骂几声“妈的”也无妨。倘若自称为“名家”或被恭维的“名家”成团成簇，但大都是依据相同或大体相近的模样复制的，仿制的，拟制的，那可真活该让读者说几声“妈的”了。

有的读者不论是出于褒意还是贬意对我说：“你写的东西挺幽默”，我想回答说：“我一点都不懂得幽默，我的本意是正经，是严肃。”

真的，我很正经，我很严肃。别人可以“玩幽默”、“玩深沉（包括“玩学问”、“玩文学”），我可一点也不会“玩”，只会动真格的。

有的读者不论是出于鄙薄还是尊重对我说：“你写的东西太正经”，我想回答说：我并没有那样正经，内含着的心思也许不乏尖酸刁毒。

真的，对那些披着堂皇外衣，作出“现代”模样，走着时髦舞步，但潜藏着阴暗心思的人和事，我很少乃至绝不报之以厚道和纵容。只要有可能，有机会，我是笃定要使用最冷酷的语言予以剥皮抽筋的。

世界的市俗化，精神的浑浊化，人格的低矮化，文化的交易化，已经涌动成浩浩洪流。但是，人类世界毕竟是大有希望而且理应享有高亢赞歌的。这希望就在于精神巨人永不会衰疲，永在世上呼号徘徊；这赞歌就在于文化乔

木永不会软骨，永在大地上参天耸立。我本人固然不中用，在巨人面前是矮子或跛子，在乔木面前是灌木或柔藤，但我的匍匐，我的依附，也要将一颗虔诚的心、翘望的眼投向巨人和乔木。

我出版的书很多，心情淡然，但中国工人出版社能给我出一本书，我还是很高兴的，并感谢该社的诸友特别是李阳同志。

毛志成

1999.6.17 于志新村小区

目 录

自 序

古事杂言

- 【 3 】 中国“笑”史
- 【10】 得意忘形赋
- 【14】 书中冤鬼
- 【17】 雅得发俗
- 【19】 且说“皇帝热”
- 【22】 “洗心革面”云云
- 【25】 我看“儒学热”
- 【29】 文化四“士”
- 【32】 “醉”论
- 【36】 贾府经济透视
- 【40】 林黛玉未必可爱
- 【43】 关于“丫头”品位
- 【46】 关于贾府“下海”的设想

- 【49】 腐败五“层次”
【52】 戏说“大观园作协”
【55】 闲话刘姥姥
【58】 《红楼梦》的“负效应”
【61】 也谈“破落户”的品位
【68】 大才子的厚道
【71】 鲁迅何以从我们身边走远？
【74】 反弓东方自然

文事杂弹

- 【81】 且说五种书
【84】 慎读三“家”书
【87】 影视四“圈”
【90】 异味批评五种
【94】 “扯淡”十种
【98】 “多余文化”种种
【102】 “文化食客”漫议
【106】 “语言大国”漫议
【109】 文人比较法
【112】 写在脸上的作品

-
- 〔115〕 大学生的语言水平
- 〔118〕 要经得起“三读”
- 〔121〕 二十年，散文的一场哗变
- 〔124〕 走出文化“死结”
- 〔127〕 呼唤大读者
- 〔130〕 眼下，中国还有诗吗？
- 〔133〕 奇怪，那些文章仍很新
- 〔136〕 肉食者文学的困惑
- 〔139〕 兴于名家，毁于名家
- 〔142〕 有感于“名人放刁”
- 〔145〕 关于“文缘”
- 〔148〕 文坛势利眼
- 〔151〕 关于“小女人文学”
- 〔154〕 有感于“糊涂文学”
- 〔157〕 “文耻感”漫议
- 〔160〕 炫富与哭穷
- 〔163〕 “武侠”对“洋气”报复说
- 〔166〕 且说文学的“三缺席”
- 〔169〕 关键在于文采培养

- 【175】 向“辩坛”进三言
【177】 有感于“文化压迫”
【180】 说教授
【183】 闻某些报刊办不下去
【186】 署名·排名·著名
【189】 “明星制”尚需缓行

时事杂评

- 【195】 脱下“皇帝的新衣”
【198】 “觚不觚”及其他
【201】 在同一张报纸上
【205】 我们从何时深沉起来？
【208】 挣脱人性之旗的误导
【211】 教师魅力管见
【214】 让孩子睁眼看什么？
【217】 何苦陶醉于不是“人”
【220】 《天问》与《人问》
【224】 提高四质量

俗事杂议

- 【229】 寻找“老百姓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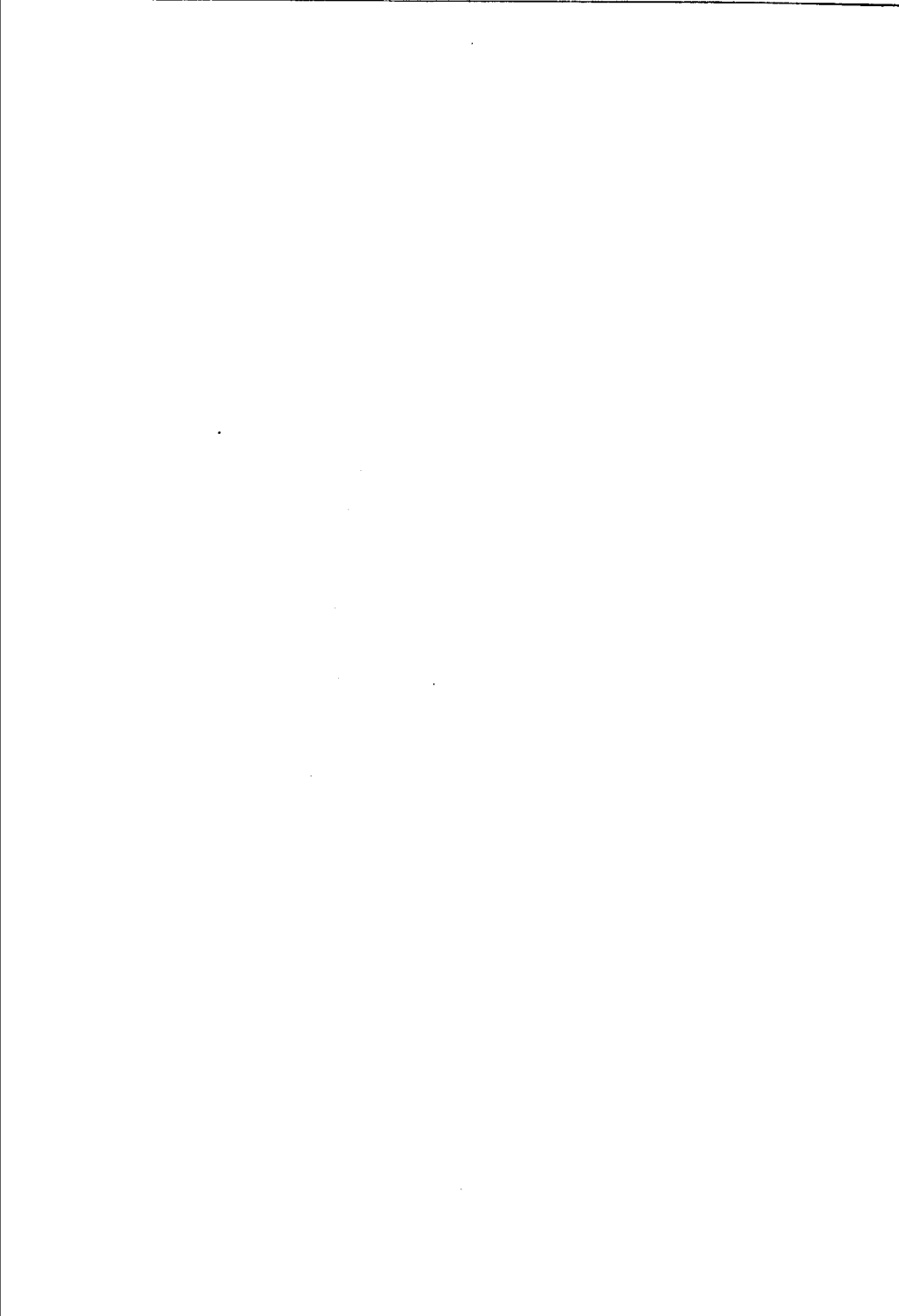
- 【234】 “名” 赋
【238】 相声的学问在哪里
【241】 “吃” 赋
【245】 你能通过“中国话三级”吗?
【248】 传闻——名人的潜形象
【251】 “美言”与“语言美”
【253】 演像“中国人”
【256】 京剧振兴之我见
【259】 杂说“效应”
【262】 猜猜他是谁

琐事杂趣

- 【267】 笑的十论
【271】 问道于京
【274】 重新唤回那一缕红晕
【276】 读蝉
【279】 今人还会咏春吗?
【282】 爱，近于无言
【285】 虫吟
【288】 月下三章

- 【291】 每与人言
【295】 读月
【298】 重读田野的诗
【301】 吊自然赋
【304】 深读冬天
【307】 京华秋韵
【312】 打捞蓝天的原稿
【315】 三迁琐记
【317】 年趣杂谈
【320】 那样的季节

古事雜言



中国“笑”史

读 中国古典散文、小说，虽也多见“笑”字，但又大抵连缀成“笑曰”、“笑道”、“笑云”而已，颇有千篇一律之感。至于每一次“笑”的具体模样、具体神态，只能靠读者去猜。笑是人类特有的情态，为其他物种所绝无。虽然有的物种发出的声音很像笑声，但在实际上那仅仅是一种“叫声”。连最聪明的猴子，虽能模拟人的许多情态，但惟独不会笑。据说，有人正在搞这方面的“突破”、“创新”，决意使猴子“笑”起来。不过我倒认为此举非但多余，而且残忍。将猴子从它的“原生存场”——满惬意的山林——捉了来，囚在特定的园子里、笼子里，要它演示各种“违心”的勾当，这已经够残酷的了，若是再逼它去笑，乃至“开怀大笑”，就更涉“无道”。何况，这样的人本身也颇蒙昧，至少不了解“笑”的根本内涵。

笑不只是一种情态，更是一种心态。只有心态是自由的，才能使笑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多元情采，包括想笑就笑，不想笑就不笑；想笑成“开怀”式、“放声”式或“掩口”式、“含泪”式，都随自己的便；笑得“清”与笑

得“浊”，笑得“雅”与笑得“俗”，以及心中很甜而脸上无笑或脸上虽笑但心中很苦，都百无顾忌、旁若无人。这样的人，才算是有了一点笑机能的发育度。

必须承认，西方人的笑机能发育较我们早些，也茁壮些。这一点，可以用文学情采作证。人类文学的胚芽是神话文学，这一点东西方是雷同的。然而这“胚芽”的模样，却很有差异。近三千年前，希腊人“造神”的情态就是嘻嘻哈哈式的，信口开河式的。他们弄出的至高之神宙斯，在实际上也是个大俗人。此人不仅有妻有子，还跑到人间来搞“婚外恋”，且生下一子，宙斯将此儿弄到天上时，是有一点鬼鬼祟祟、躲躲藏藏意味的，源于“俱内”。后来，此儿还是被妒性十足的宙斯太太发现，醋性大发，抱起此儿便要掳死。此儿很纯真，嘴巴一触到宙斯太太的乳头便本能地吮吸起来，造成了宙斯太太的乳失禁，这便成了银河。西语“银河”一词（milk-way）直译为汉语就是“奶路”。

希腊人创造的那位美神、爱神维纳斯，也是个俗人，她不仅有过性生活、生育史，养下了小情种丘比特，还颇妒嫉儿媳蒲赛克的美丽，乃至大闹了儿子的婚礼。看来，这位“婆婆”的层次是不太高的。

西方人编出的神话，敢于言及“神”的婚外恋、私生子、怕老婆，以及“女神”的乳头、妒性、非礼举动，这样的“作者”就很少畏神意识，一边讲“神话”，一边嘻嘻哈哈、指指点点、嘀嘀咕咕。应当说，这就是“笑神经”、“笑机能”的发育期较早，发育度较高，并由此而浸润了多种文学智能，一下子弄出了近乎两万八千行的长诗

——《荷马史诗》。

与他们相比，我们的祖宗是有弱点的。在希腊人弄出那样肆无忌惮的神话故事、弄出两万八千行长诗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宗只弄出了一些几十个字、一二百字的“神仙传”。最“宏大”的《穆天子传》，洋洋六卷，总计也不足两千字。而且，我们弄出的“神”，一出世就是人类的压迫者、统治者，而且侧重地统治了文学。

关于文学起源，我们的祖宗有些糊涂。连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——大才子刘勰，虽然讲述了很多很精彩的文学见解，但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却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错误，这就是：他把文学的源头硬安在“神道”上，将文学的职能定为“研神理以设教”。

按刘氏的理论，文学这棵大树的“根”就是“道”，即“神理”；“树干”就是“元圣创典”，即三皇五帝的“语录”；“树枝”就是“夫子风采，溢于格言”，即孔子对三皇五帝“圣典”的解释和发挥。至于“诗”、“骚”、“乐府”，只能算是“树叶”，而且还必须合于规范。

这样的定“纲”、定“目”，无论怎样“纲举目张”，也像是一个大网，把人性、人情都罩在里面了，人怎能“笑”得“真”、“笑”得“活”？

不过，世上最有生机、最有活力的毕竟是“人本身”；“神”、“道”之类再有力，也只能算是无机性的石头。它挡住了人的路，总有人去搬动它或踢它几脚、砸它几锤。

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“人”的身份和风采，挺起身来，面对着“神”、“道”之类发出几声放纵大笑、无忌之笑，以及嘲笑、哂笑、苦笑、冷笑的，是屈原。屈诗上叩